

《芮良夫谏》初读^{*}

赵平安(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教授)

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有一篇有关芮良夫作谏的文献。经初步整理知道,这组竹简由28枚组成,简背皆有序号。依序号排列,略加拼缀,可大致复原原简面貌。通篇语意连贯,文辞古奥。先述周厉王时期的情势,次载芮氏作谏的内容,是西周晚期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。

简文开头说“周邦聚(骤)又(有)谗(祸),寇(寇)戎方晋,毕(厥)辟钺(御)事,各縻(营)汙(其)身,悉(恒)静(争)于禀(富),莫綯(治)庶懋(难),莫卹(恤)邦之不窳(宁),内(芮)良夫乃复(作)谏再终(终)”,这是交代芮良夫作谏的背景。“寇戎方晋”是指周边少数民族频繁进犯。《古本竹书纪年》:“厉王无道,戎狄寇掠,乃入犬丘,杀秦仲之族。王命伐戎,不克。”《今本竹书纪年》:“三年,淮夷侵洛,王命虢公长父征之,不克。十一年,西戎入于犬邱。”《帝王世纪》:“自厉王失政,狁狁荆蛮,交侵中国,官政隳废,百姓离散。”“厥辟御事,各营其身”,是指周厉王和他的执政卿士独占山泽之利。《国语·周语

上》:“周厉王说(悦)荣夷公……芮良夫曰:‘王室其将卑乎!夫荣夷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。夫利,百物之所生也,天地之所载也,而或专之,其害多矣。天地百物,皆将取焉,胡可专也?所怒甚多,而不备大难,以是教王,王能久乎?……今王学专利,其可乎?匹夫专利,犹谓之盗,王而行之,其归鲜矣。荣公若用,周必败。’既,荣公为卿士,诸侯不享,王流于彘。”简文所述芮良夫作谏的背景和文献所载厉王时史实适相印证。“芮良夫”,芮国国君,厉王时入朝为大夫,是西周时有名的贤臣。“作谏再终”形式上和“作歌一终”相似。“作歌一终”见于清华简《郕夜》和《吕氏春秋·音初》等处,古代诗可入乐,演奏一次叫做“一终”^[1]。“歌”和“谏”都是演奏的内容。“歌”是诗歌,“谏”从下文看,也是韵文,与“歌”具有相似的特征。

谏字见于上博藏战国竹简《彭祖》和《柬大王泊旱》,有用为动词者,如《彭祖》:“臣可(何)谏(艺)可(何)行,而𡩊(迁)于朕身,而谏于帝𡩊

^{*}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“出土简帛与古史再建”(09JZD0042)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清华简《系年》与古史新探”(10&ZD091)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“新出简帛与古文字疑难字考证”(10BYY053)以及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“清华简的文献学、古文字学研究”的阶段性成果。

(常)?”虽意义不够显豁,但为动词无疑。后世字书把它看作谧的异体字。《篇海类编·人事类·言部》:“谧,静也。”《正字通·言部》:“谧,同谧。”简文谧的内容是针对时弊所作的训诫之辞,涉及君王应敬畏天常、体恤民意、德刑兼施、勿用奸佞以及君臣莫贪利享乐等方面的治国之道。从谧的内容和谧的声音方面考虑,谧大约相当于《尚书》中的毖。《酒诰》:“厥诰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”,“予惟曰汝劓毖殷献臣”,王念孙《广雅疏证》以为毖“皆戒敕之意也”。这个意义古书又作“必”,《广雅·释詁四》:“必,敕也。”王念孙《广雅疏证》:“必,当读为毖。”毖可以作动词,也可以作名词。《酒诰》:“王曰:‘封,汝典听朕毖,勿辩乃司民湏于酒。’”朕毖即朕之毖。《诗经·周颂·小毖》:“予其惩,而毖后患。”“而毖后患”的“毖”是动词,而“小毖”的“毖”应理解为名词。古汉语中常常是名、动同形。“作谧再终”的“谧”和“朕毖”、“小毖”的“毖”一样,具有名词特征。

在这一组简的第一支背后有篇题“周公之颂豈(诗)”,和同简背面序号相比,墨迹浅淡,有明显刮削痕迹。显然,这一支简应视为旧简的二次利用。这一组简真正的篇题是什么,简上没有明文,为称说方便,姑且叫做《芮良夫谧》。

《芮良夫谧》的结构和《周书》多篇相似,都是两段式,先交代背景,然后详载君臣之言。如《多方》,先说“惟五月丁亥,王来自奄,至于宗周”。《多士》先说“惟三月,周公初于新邑洛,用告商王士”,然后分别详述周公代替成王发布的诰令。《康诰》先说“惟三月哉生魄,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,四方民大和会。侯甸男邦,采卫百工、播民和见,士于周。周公咸勤,乃洪大诰治”。然后详载周公代成王告诫康叔治理卫国的诰词。《芮良夫谧》也是先交代背景,然后述芮良夫的劝诫之言。《荀子·劝学篇》:“《书》者,政事之纪也。”综合考虑,我们推测《芮良夫谧》应属于《尚书》类文献。和一般《周书》类文献不同的是,《芮良夫谧》所述芮良夫的劝诫之言是以诗歌形式出现的。但这并不影响对它的

性质判断。《虞夏书》有一篇《五子之歌》,系晚书,先说“太康尸位,以逸豫灭厥德,黎民咸贰,乃盘游无度,畋于有洛之表,十旬弗反。有穷后羿因民弗忍,距于河。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,徯于洛之汭。五子咸怨,述大禹之戒以作歌”,所录五子所作便是五首诗歌,以“其一曰”、“其二曰”、“其三曰”、“其四曰”、“其五曰”的形式出现。《五子之歌》,《墨子》述其异文,称《武观》。《非乐上》:“于《武观》曰:‘启乃淫溢康乐,野于饮食,将将铭,寃罄以力,湛浊于酒,渝食于野,万舞翼翼,章闻于天,天用弗式。’”前人已指其有讹字脱文,文意理解不尽相同。但毕沅、俞樾、孙诒让等皆指其为韵文。在用韵这一点上,与《芮良夫谧》惊人的一致。可见《尚书》中的君臣之言是可以以韵文形式出现的。

《诗经·大雅》有《桑柔》篇,《诗序》:“《桑柔》,芮伯刺厉王也。”吴闿生《诗义会通》:“今考诗明言‘天降丧乱,灭我立王’,必非无故而为此危悚之词,其为厉王流彘后作甚明。其时天下已乱,芮伯盖忧乱亡之至,而追源祸本,作为此诗。”^[2]此芮伯即芮良夫。芮良夫擅长诗歌,故作谧用诗歌体。在擅长作诗这一点上,简文所反映的芮良夫和文献所反映的芮良夫也是高度一致的。

今存《尚书》共58篇,《虞夏书》9篇,《尚书》17篇,《周书》32篇。《尚书序》分为“典、谟、训、诰、誓、命”6种体式,孔颖达《尧典正义》分为10种,即典、谟、贡、歌、誓、诰、训、命、征、范。无论6种还是10种,都没有谧,谧应是一种新见的《尚书》体式。《尚书》中一些表示体式的字,如“誓”、“诰”、“训”、“命”等,和“谧”一样,都是名动同形的。谧从言必声,很可能是这种形式的专字。

谧文中有两处重要的引文。一处是“天之所韞,莫之能枳,天之所枳,亦不可韞”,见于传世古籍。《左传》定公元年:“莒叔违天,高子违人。天之所坏,不可支也;众之所为,不可奸也。”《国语·周语下》:“敬王十年,刘文公与莒弘欲城周,为之告晋。魏献子为政,说莒弘而与之。将合诸侯。卫彪僂适周,闻之,见单穆公曰:‘莒、

刘其不歿乎？周诗有之曰：‘天之所支，不可败也。其所坏也，亦不可支也。’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诗也，以为饯歌，名之曰‘支’。以遗后之人，使永监焉。夫礼之立成者为饯，昭明大节而已，少典与焉。是以为之日惕，其欲教民戒也。然则夫‘支’之所道者，必尽知天地之为也。不然，不足以遗后之人。”字面上有出入。𡩺，从章，壘声。章为章之讹^[3]。章，“人所度居也。从回，象城章之重，两亭相对也”^[4]。古文字中“章”和“土”作偏旁可以通用^[5]。壘即歸，见母微部，与匣母微部“坏”古音相近。𡩺应即坏字异体。枳从只得声，枳枝两字通用^[6]，枳可读为支。谏文系引周武王所作诗篇《支》，诗旨是教人谨慎戒惧。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引《支》事发生在周敬王时期，而芮良夫引《支》事在周厉王时期，前后相差300余年。从语言形式的比较看，谏文引《支》不用句末语气词，保留了比较原始的形态。这点可以作为谏文断代的参考。谏文的年代应在周敬王与周武王之间。这和它《周书》的性质是相应的。

另一处引文是“或因斩椅，不远其𡩺(则)，母藩(害)天棠(常)，各堂(当)尔惠(德)”。前两句出自《诗经·豳风·伐柯》。原诗作“伐柯伐柯，其则不远。我覯之子，笄豆有践”。斩、伐同义换用。椅同柯^[7]，恻同则。“不远其则”是“其则不远”的倒装，是为了适应押韵的需要(恻惠都是职部字)。《诗序》云：“《伐柯》，美周公也。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。”一般认为是成王时的作品。《中庸》有一段孔子的话，也引到《伐柯》：“子曰：‘道不远人。人之为道而远人，不可以为道。’《诗》云：‘伐柯伐柯，其则不远。’执柯以伐柯，睨而视之，犹以为远。故君子以人治人，改而止。忠恕违背不远，施诸己而不愿，亦勿施于人。君子之道四，丘未能一焉：所求乎子，以事父未能也；所求乎臣，以事君未能也；所求乎弟，以事兄未能也；所求乎朋友，先施之未能也。庸德之行，庸言之谨，有所不足，不敢不勉，有余不敢尽；言顾行，行顾言，君子胡不慥慥尔！”引文与《诗经》完全一致，对诗旨也有很好的发挥。这一理解同样适用于简文。这是文

献引《伐柯》的最早记录。简文则提供了周厉王时期征引的例证，时代更早，弥足珍贵。

以上两处引文，一篇是周武王所作佚诗，一篇是周成王时所作见于《诗经》者，显示芮良夫对周代诗歌的熟悉。这并不是偶然的現象。

周昭王时期的荣仲方鼎，有荣伯邀芮伯子到周王序中学习的记载^[8]。序是贵族子弟学习的地方。《文王世子》：“春夏学干戈，秋冬学习羽籥，皆于东序。”又曰：“秋学礼，冬学书。礼在瞽宗，书在上庠。”《周礼·地官·保氏》：“保氏掌谏王恶，而养国子以道。乃教之六艺：一曰五礼，二曰六乐，三曰五射，四曰五御，五曰六书，六曰九数。”古代诗可入乐，对周诗的学习是包括在“乐”当中的。《周礼·春官·大师》：“教六诗：曰风，曰赋，曰比，曰兴，曰雅，曰颂。”郑玄注：“大师，瞽官之长。”

荣仲方鼎讲述的是昭王时的事情。昭王前后的情形也是可以推知的。《周书》有一篇《旅巢命》，只有《序》，无正文。《序》：“巢伯来朝，芮伯作《旅巢命》。”郑《笺》：“殷之诸侯，伯爵也。南方之国，世一见者。闻武王克商，慕义而来朝。”《旅巢命》是周武王赞美巢伯的诰命。《顾命》：“甲子，王(成王)乃洮颍水。相彼冕服，凭王几。乃同，召太保奭、芮伯、彤伯、毕公、卫侯、毛公、师氏、虎臣、百尹、御事。”《康王之诰》：“太保暨芮伯咸进，相揖。皆再拜稽首曰……”三处芮伯都是芮良夫的先人。《旅巢命》编在《周书》，成王向芮公托以顾命大事，康王向芮伯等发布诰词，反映了芮人在西周武、成、康王时期的地位和影响。《逸周书》中有一篇《芮良夫解》，《周书序》：“芮伯稽古作训，纳王于善。暨执政小臣，咸省厥躬，作《芮良夫》。”唐大沛云：“此篇芮伯告王及执政之书也，必出芮伯之手。”^[9]《芮良夫谏》和《芮良夫解》一样，反映了芮人在厉王时期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。有学者总结说：“从武王到厉王几乎整个西周时代，芮伯都活跃于中央王朝政坛之上并对最高王政表达赞扬、誓训或批评，还受王命征伐。”^[10]是十分正确的观点。由于芮伯在整个西周时代的地位巩固，与周王室关系良好，所以芮伯的子

弟能在周王的序中受到良好的教育。有了这个前提,芮良夫谙熟周诗,擅长作诗也就很好理解了。

谕文最后一句“虐(吾)甬(用)复(作)谕再父(终),日(以)寓命达听(听)”,与上文“内(芮)良夫乃复(作)谕再父(终)”相呼应。寓是寄托的意思,《管子·小匡》:“事有所隐,而政有所寓。”命应理解为天命。《尚书·梓材》:“用怗先王受命”,蔡沈《集注》:“命,天命也。”“寓命达听”反映了芮良夫作谕的高姿态和使命感。

附记:本文蒙李学勤先生赐正,谨此致谢。

- [1]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壹)》,第152页,中西书局,2010年。
- [2] 吴闿生《诗义会通》,中华书局,1958年。

- [3] 曾宪通《“畐”及相关诸字考辨》,《古文字研究》第二十二辑,第270~274页,中华书局,2000年。
- [4] 许慎《说文解字》,第110~111页,中华书局,1998年。
- [5] 高明《中国古文字学通论》,第154~155页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6年。
- [6] 高亨《古文字通假会典》,第460页,齐鲁书社,1989年。
- [7] 奇声字与可声字恒相通用。参高亨《古文字通假会典》,第664~668页,齐鲁书社,1989年。
- [8] 李学勤《试论新出现的阪方鼎和荣仲方鼎》,《文物中的古文明》,第236~243页,商务印书馆,2008年。
- [9] 转引自黄怀信等《逸周书汇校集注》,第998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7年。
- [10] 李竞恒《商周时代的芮国》,“汉网论坛”,2006年8月13日。

(责任编辑:李缙云)

· 新书介绍 ·

大运河清口枢纽工程遗产调查与研究

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大运河淮安段遗产本体调查方法研究课题组 著

江苏淮安清口地区位于隋唐大运河与明清大运河交汇之处,也是黄河、淮河和大运河的交汇点,经数百年的演变,发展成为极其复杂的水利工程枢纽。本书以田野调查为基础,以文献和舆图研究为辅助手段,综合水利史、地方史、考古学、地理学、信息技术、水利工程学等不同学科视角,对于大运河淮安段清口地区的自然环境、周边遗址、河道历史变化过程、水利工程技术成果及价值等进行了调查与研究。

文物出版社 2012年5月出版 大16开 精装 定价480元